

# 海棠春色

□管淑平



小雨淅淅沥沥，犹如一首春天的清唱。想起楼下那些在春深处开得正盛的海棠，心头不禁生出一种担忧——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否承受住春雨的热情？于是，第二天雨水停歇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前去看望它们了。

果然，有的花朵耷拉着脑袋，似乎刚受了一场极大的煎熬；有的花朵因太小太嫩，经受不住雨水冲刷，已掉落在地上，雨水还将它们的叶片淋得七零八落。可没过几天，天气转好，海棠马上恢复了几分神色，那些嫩绿的叶子似乎找准了时机，密密匝匝地涌上枝头。

我佩服挺过雨水的海棠。一棵树在雨中挺立，一朵朵花在雨中静默，虽然一往无前的勇气遇到了小小的挫折，但它们还是铆足了劲从容面对。

海棠花，带着一种淡美。花瓣微卷，不胜娇羞；花蕊嫩黄，透着一抹纯天然的底色；叶片小巧玲珑，虽只有拇指一般大小，但从它们覆盖枝丫的气势中，你能感受到春天的朝气正源源不断地向着夏天迈进。

风从枝丫的缝隙穿过，被雨水润泽过的海棠，精、气、神都带着一种新生。精力充沛的鸟雀，从一根树枝跳跃到另外一根树枝，叽叽喳喳哼唱不停，那声音清脆、响亮，像是春天琴弦上撩拨开的琴声。我时常想，在海棠树下伴着花香与鸟鸣捧书闲读，接受文字与思想的熏陶，应该是春天最惬意的事了。

海棠的花香是低调的，大多数海棠花几乎闻不到香味。只有静下心来细细嗅着，才能闻到一丝浅浅的花香，就像是水一般的韵致。看到海棠花时，总会想起那些性情平和的人，他们有着自己的风格，活出了独特的气质，正如海棠所具备的那种淡美，那是一种生命内在的宁静，不喧嚣、不失谦和。

傍晚时分的海棠花格外迷人，很适合静静欣赏。头顶是绯红的云霞，太阳已在西边的天空准备与云彩告别，斜斜地投下一缕缕光亮。阳光照在海棠花上，泛着亮亮的光泽，那光亮之中带着海棠花的绯红，那红是一抹诱人的胭脂红，红到你炽热的心灵深处。

# 人间烟火

# 花开在珠山

□徐小叶

阳光明媚的四月清晨，站在珠山脚下往山头上望，云雾涌涌，山林苍苍，巍巍的山影倒映在山脚下的湖水中，细蒙蒙，青黝黝。

顺着山路拾级而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扑鼻的清香——杜鹃花正热情地绽放，整座山仿佛披上了紫红色纱帐，近处是一簇簇、一团团、一片片，远处则漫无边际、分不清界限。微风吹过，花海涌起波浪，在自然中舞动。

站在半山腰的石阶上，端起相机拉近镜头，只见那绽放的花朵半紫半红，娇艳得如同绸缎，花瓣边缘弯弯曲曲围着几条黄色的花蕊，美到让人“语断词穷”。

正当我和闺蜜聚精会神地换着角度拍摄杜鹃花时，一声尖叫从我们身后传来——一位大姐从石阶上滚了下来！

我和闺蜜几乎同时转身，一把从背后拽住就要滚下山的大姐。由于用力过猛，我俩也扑倒在石阶上。

我们把大姐扶到一个安全的石阶上。我从背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包，用棉球和消毒药水帮大姐把磕破的伤口消毒，又用纱布和创可贴给她进行了简单包扎；闺蜜则拿

出一瓶水给大姐，并帮她打电话联系她在山下的同伴。

陪大姐等同伴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到大姐是从烟台过来旅游的。由于早上走得匆忙，她上山后急于看到美丽的杜鹃花，便加快了爬山脚步，加上她有低血糖，突然一阵头晕目眩，脚下一滑就从石阶上滚下来了。

“今天多亏了你们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救我，你们也摔倒了，真是对不起！青岛不光景美，人更美！”大姐反复跟我和闺蜜道谢，弄得我俩有些不好意思。

跟大姐分手后，我们一股脑爬到了山顶。站在珠山之巅，望着山下欢声笑语爬山赏花的人们，心情特别舒畅。一低头，才发现我们的裤子竟然磕破了！我和闺蜜笑着相互看了看对方，异口同声地问：“你的腿没事吧？”“哈哈，没事。”我们站在山顶大声笑着，快乐到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天际。

仰望高山俊秀之美，领略山峦之巍峨，溢流的汗珠挥洒于珠山的每一个石阶，那簌簌甜甜带着花香的微风，不停地在耳边回荡。猛然抬头，看到珠山最远处的一座山峰上，正盛开着一簇簇娇艳的半紫半红的杜鹃花……

# 往事悠悠

# 带劲的新房

□丁秀荣

2015年父亲的生日宴上，除了我们兄妹几个，大姑父等亲戚也来参加，一来为父亲祝寿，二来为父亲新建的房屋“烧炕”。当天的宴会热闹非凡，家庭的温情在箸筷传递菜肴中更热，在酒杯交错中愈浓，欢声笑语充盈着新房的每个角落。

酒足饭饱后，大姑父把新房里里外外端详了一番，竖起大拇指：“这房子带劲！”

“带劲吧？现在吃生日酒再也不挤了！”父亲的眉毛快飞到树梢上去了。带劲，在我们老家，是“很好、太好了，看了让人舒坦”的意思。

的确，我家原来的房子小，父亲的生日在温度适宜的二月，人多挤点也还好；可母亲的生日是在农历六月下旬，流火的天气，一家人挤在一起实在难熬。

每当母亲生日这天，午饭时哥哥就会把上衣脱得精光，袒胸露背，炕上的男士也都跟着脱掉上衣，平日里文质彬彬的公务员、教师，统统变成一个样式，滑稽得很，大家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热，恨不得把门、窗都拆了去，把屋顶也掀开个口子。

每每这时，父亲就嘟囔，等攒够了钱，就盖大房子。

2013年秋的一次家庭聚会上，父亲宣布了他的重大决定：秋冬备料，来年春天盖新房！

大姐说，一向“管钱很紧”的老爸，怎舍得花钱了呢？

父亲掰着手指数，认真细数他大方的原因：种地不用交公粮了，还有各种补贴；看病有合作医疗，报销比例越来越大，有的药还免费；基本生活有养老金，儿女们也孝顺，当然有钱且舍得花了！

说这些的时候，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我们兄妹几个也都开心地表示支持。

冬去春来，拆除老房那天，大姐和哥哥特意赶回老家，见证难忘的时刻。哥哥还给房子拍了照片，留作纪念。老房历经四十多年风雨，陪伴我们兄妹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，直至各自成家立业，在外筑起新巢。老房是我们温暖宁静的港湾，虽然老旧，一旦要被拆除，总有些许不舍。

哥哥说，那天父亲用粗壮的手在土坯墙上抚了一遍又一遍才说“砸”，声音厚重而低沉。

图纸早已设计好，父亲请了泥瓦匠，和着春风，筑着他梦中的新房。装修过程中，哥哥贡献最大，从样式设计、颜色搭配到人员联络，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我们几个，则为新房配上了空调、洗衣机、太阳能等家电。母亲开心不已，“真好、真好”不知说了多少遍，笑容比盛放的花朵还要灿烂。

凉爽的秋风吹了又吹，吹熟了田野里的大豆高粱，吹得山岭上瓜果飘香，也吹干了父亲的新房。刮完最后一遍腻子，父亲的新房完美收官，虽然算不上豪华，但也高大气派，每个房间都宽敞明亮。特别是那盘宽大的火炕，摆上餐桌后还能坐十几个人，遇到家庭聚会，再也不拥挤了。尤其是给母亲过生日时，把空调打开，再也不用赤胸露膊、跟炎热作战了。



# 琅琊放歌

## 春天的抒情

□杨晓航

小河的两岸被翠绿占领  
此刻，它是主导  
这唯一的色彩  
张扬着春的抒情  
远处，有几只野鸭、白鹅  
在水中嬉戏  
有时一头扎进天空里  
留下乱了了的云层  
等着，春风驮荡

## 春来，带着暖意

□贾永明

那一天，你望着迎春花  
绿叶在一条小路上敞开心扉  
一步一步向茂盛走近  
风从远处吹过来  
把天空打扫得干干净净  
我所面对的空间  
信仰被风推着  
越走越有方向感  
这时，我用被生活握过的手  
轻轻地抚摸着草叶  
情感的大地总是沉默不语

## 春风荡漾

□郑雄

柳条在晨曦里扭了扭腰  
几粒飘香的鸟鸣  
羞羞答答，像春天的笑声  
荡漾在满湖涟漪上  
湖面铺开一床绿丝被  
鸳鸯戏水，蝴蝶纷飞  
谈情说爱的鱼儿  
在绿丝被上，轻歌曼舞  
放风筝的女孩，思绪飘渺  
仿若手中的红丝线  
大纸鸢是盘旋空中的老鹰  
两朵桃花，在风中摇曳

## 乡村的井

□耿庆鲁

水是生命的源泉  
井是乡村固有的标志  
就像一位老人  
见证乡村的历史  
曾几何时  
井是乡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
在岁月的时光里  
看惯了人们的来来去去  
一眼井  
是一个村庄的根  
又仿佛是乡村的眼  
蕴涵着生活的灵魂  
乡村的井  
有着母亲的胸怀  
不求回报  
只会默默地付出  
在我心中  
乡村的井就是一汪乡愁  
承载着乡村的福祉  
蕴藉了未来的梦想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